

主编：文天心
责编：于晓琳
执编/版式：石琪
美编：倪海莲

投稿邮箱
hljrbte@163.com



请关注“黑龙江日报”APP
文旅频道·妙赏奇闻

春天吃山野菜，早已不是简单的果腹之需，更是黑土地世代传承的春日养生之道与生活习俗。

黑龙江的春天，自带独特的地域层次感。远山残雪未消，脚下黑土悄然回暖，大地缓缓苏醒，山野间绿意次第蔓延。时节一到，人们便相约走进山林田野，采摘山野菜，邂逅北国姗姗来迟的烂漫春光。

一口吃个春

尹栋

春光短暂，咬春尝鲜贵在应时。汪曾祺笔下悠然的山野情趣，此刻正在龙江大地徐徐铺开。熬过漫长寒冬，一抹新生绿意，便是人间最动人的希望。荠菜、婆婆丁、蕨菜、柳蒿芽、刺嫩芽、水芹菜、小根蒜、黄瓜香、猴腿菇等各种山野菜破土而出，品类繁多，全是大自然馈赠的春日珍味。

晨光熹微，草木清气漫遍野。趁着春光正好，人们带上工具，漫步田埂、江畔、树林与山坡之间，俯身采摘野菜。满目清新绿意，抬手弯腰之间卸下身心疲惫，在山野清风里收获独属于春天的惬意与欢喜。

荠菜是北国早春最先苏醒的野菜，装点着乡间原野。细白的根茎湿润饱满，嫩叶纤秀如眉，一丛丛静生生长在田间荒地，素雅清淡，宛如一首意境悠远的田园小诗。“采春菜要趁晨露未干”，这句俗语凝练了千百年来农耕文化中时令食材采收的宝贵经验，核心在于把握春菜最鲜嫩、风味最饱满的黄金时刻。此刻带露的荠菜鲜嫩水灵，指尖轻触薄嫩叶片，便触到春风的柔软，淡淡草木清香萦绕鼻尖。荠菜吃法多样，焯水凉拌最为简便，沸水轻焯去涩，最大程度保留其清香与营养，加蒜末、香油、花椒油简单调味，清冽爽口，满是初春灵动。它还是北方餐桌的百搭食材，切碎搭配鲜肉调馅，包成饺子、蒸制包子，荠菜的清鲜和肉肉的醇香，一口下去，鲜香交融，尽是春日清甜与人间烟火。

春意渐浓，向阳的山坡上，婆婆丁金黄色的小花星星点点，肆意绽放。婆婆丁是蒲公英的民间俗称，作为春日天然药食野菜，《本草纲目》早有记载，其性味平和无毒，养肝清燥、爽口养人。早春的婆婆丁嫩茎嫩叶脆生生，水灵灵，是一份的时令鲜味。人们最懂这口山野滋味，现挖现洗、沥干潮气，蘸上自家做的大酱、鸡蛋酱或香辣酱，入口微苦回甘，清爽解腻又开胃。一口山野清鲜，一口人间烟火，这简单朴素的做法，藏着春日独有的乐趣，也藏着龙江人安逸的生活。

蕨菜是山林里最早萌发的山野珍味，蜷曲收拢的嫩茎弯弯卷卷，形似小巧柔韧的毛笔，清嫩雅致。它貌不惊人，却有亿万年生存史，属蕨类植物门，靠孢子繁衍、无年轮。采蕨菜讲究赶早，掐取顶端嫩芽即“春之嫩梢”。新采的蕨菜色泽油亮，表层覆着细密绒毛，自带淡雅山野清香。蕨菜家常做法简单，凉拌、清炒皆是春日地道美味。焯水去涩后，加香醋、蒜末、辣椒油拌匀，酸辣爽口、解腻开胃，满是山野鲜香；或热油爆香姜丝，大火快炒，少许食盐提味，便能锁住其鲜嫩，入口脆嫩清爽，回味无穷，简单烹饪便留住山林原生本味，藏着春日山林的清新与安然。

柳蒿芽临水而生，丛生在河岸湿地与低洼潮湿之地，是春日解腻润燥的专属野味。羽状枝叶错落舒展，气质清逸，独有的草木清香清冽绵长。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，柳蒿芽性味温和，可疏通经脉、调和五脏，春日食用，温润养生。在北方少数民族的饮食文脉里，柳蒿芽向来占据着独特分量。鄂伦春族经典的柳蒿芽炖鹿肉，肉香糅合草木鲜香，荤素交融，满满皆是山野风味。落到寻常百姓餐桌，柳蒿芽炖排骨是北方人刻在骨子里的春日佳肴。排骨焯水去除腥气，小火慢炖至肉质酥烂，再放入切段的柳蒿芽慢慢入味。野菜吸足肉汤的醇厚，软嫩鲜香；排骨浸染上清新草木气息，油润不腻。一锅热气腾腾的柳蒿芽汤，香气扑鼻，暖意融融，有着山林的清新和人间烟火的温柔，藏着黑土地人朴实的生活滋味。

山林灌木丛中，刺嫩芽浑身布满尖刺，挺拔生长，好似守护春日山林的小卫士。它的嫩芽嫩嫩清甜，风味独特，是深山中不可多得春日山珍。春日进山采摘刺嫩芽，满是古人尝春的闲情雅致。采摘时要小心避开细密尖刺，轻掐下嫩尖。刺嫩芽炒鸡蛋，是家喻户晓的春日家常菜。嫩芽焯水去涩，鸡蛋滑炒后合锅快炒，简单调味，金黄蛋香交织山野清鲜，色泽清爽，口感丰富，清淡不寡味，鲜香不油腻。这般地道滋味，年年春日如约而至，清爽纯粹、百吃不厌，是刻在北方人味蕾里的春日念想。

江畔湿地边，一丛丛水芹菜自在生长，当地人称之为大叶芹，是龙江春日最喜爱的山野菜。相较普通芹菜，它叶片宽厚饱满、香气醇厚，长在水边湿地，浸润清流水流，自带纯粹山野清香，口感更显鲜嫩。水芹菜最地道的吃法是包饺子、包包子，焯水去涩后切碎挤干，搭配鲜猪肉，加葱姜、生抽、香油调馅，鲜味十足。裹皮煮熟或煮熟，馅料饱满多汁、芹

香绵长，一口咬下鲜汁四溢，满是地道的咬春仪式感。从前，一碗水芹菜水饺便是难得的春日美味，这份朴实的乡土味道，沉淀在当地人记忆深处，岁岁轮回。

山野坡地、田间地头，一簇簇小根蒜随处可见。圆润小巧的根茎裹着紫白薄皮，模样玲珑，独有的辛香醇厚绵长。小根蒜兼具食用与养生价值，立春食用可健脾开胃、唤醒味蕾、清爽解腻，是换季食补的上好选择。其吃法多样，洗净生食蘸酱，辛香清爽，一扫冬日饮食厚重；腌制是北方拿手做法，加盐、白糖、米醋、辣酱密封发酵，酸辣脆爽，四季可食。小根蒜炒腊肉是春日限定，蒜香融合腊肉咸香，风味互补、回味悠长，一盘小炒便糅合山林清气与人间烟火，锁住北国春日鲜香。

林间腐殖沃土滋养之下，黄瓜香悄然生长。卷曲舒展的嫩茎叶线条柔和，紫绕着淡淡黄瓜清香，清甜舒缓。它做法简单，吃法丰富，焯水后配蒜泥、香醋凉拌，脆嫩解腻还能清热去火；裹薄面粉油炸，外皮金黄焦脆、内里软嫩，咬下后酥香与山野清味交织，口感层次十足。简单家常做法留住野菜真味，每一口都是北国山林独有的春日清新与灵气。

林间沃土之中，猴腿菇顶着细密绒毛破土而出，外形酷似短小猴腿，憨态可掬。它肉质醇厚，搭配五花肉翻炒口感绝佳，菌菇吸足肉香油脂，软糯入味，五花肉褪去油腻、浸润草木清香，荤素互补、风味相融。一盘家常小炒，兼具烟火气与山野趣，尽显山林野食的悠然韵味，治愈日常琐碎浮躁。

奔赴山野采摘野菜，不单是为了品尝一口时令鲜香，更是走进自然、放松身心的闲情雅趣。穿行林间郊野，俯身采摘新鲜野菜，满眼清新绿意，舒心又治愈。

人间有味是清欢，一盘盘地道春日野菜，便是烟火生活里最朴动人的滋味。顺时而食、贴合自然，用最简单纯粹的方式拥抱春风、细品春意，在时令美味中调养身心，静静感受与自然相融的温柔美好。

春日野菜的意义，从来不止于舌尖享受。往昔岁月清贫，漫山野菜曾充饥饱腹，慰藉艰苦岁月。如今生活富足，餐桌佳肴丰盛多样，但扎根在黑土地深处的野菜情怀，早已刻入心底，从未褪色。



《家园》 套色木刻 69.5×88cm 周冬华

别让花儿听见

季平

知道我爱花，爱人陆陆续续向邻居讨要，在网上选购花枝和花种。爱人有双神奇的手。我蹑手蹑脚栽的花，不一定活，他随手往土里一插，转头就活了。我养了几年不肯给面子的多肉，到了他手里，很快就长得盆盆饱满。

家里的花多起来。蔓延到客厅、卧室、茶桌。南向的阳台就不用说了，变成了小“花园”。爱人又买来轻便的竹花架，高低错落给花儿们排了座次，大家朝夕相伴，比谁长得美、开得快。

花儿们懂事。同事从大枝上剪下来一小截铁梅，到这儿落户之后，先长成胖乎乎的小棒棒糖，绿绿的叶片夹杂红色的小花。看到它们，我的嘴角不由得绽开，脸上满是欢喜。后来，小棒棒糖长大了，体积是原来的数倍，枝干旁逸斜出，365天花开不断，是我得意的“好孩子”。向亲友炫耀之后，应邀剪下几截花枝，派到友人家常驻，并再三叮嘱：“每天夸夸它。”据说，它们很喜欢新家，开得一样勤快。

紫罗兰也大大满足了我的心。朋友养了一盆紫罗兰，紫色的叶子像花朵。大家你一枝，我一枝，欢喜地捧回去。我也拿回家两枝。三个月后，紫罗兰开出了细小、明亮的紫色花，像深紫色瀑布上的小星星。朋友说：“我这盆养了好几年，都不知道会开花。”

爱人买了一枝绿萝，花盆放在阳台门边的椅子上。一天清晨，我俩不约而同地发现，绿萝上“墙”了，绕着门框，绿萝越爬越高，叶子肥壮，有普通绿萝数倍大。想起早年在清华大学校内看到的满墙绿植，我希望它就势爬成一个“门”字。后来，爱人把绿萝拆掉了，他说“吸力太强，把木门破坏了。”看见“下岗”的绿萝委屈地从垃圾桶探出脑袋，我找来两个花瓶，剪枝水培。绿萝生命力的旺盛，很快，新枝垂条，新叶嫩绿。

同事给了几根光秃秃的绿“杆子”，说叫绿玉树，我记住了它的别名“绿光棍”。爱人随手一插，绿玉树悄悄迎来了春天。不仅个儿头猛长，还张牙舞爪，向四周扩张。“你真舍不得剪”——同事一句话提醒了我：养花要修剪。围着绿玉树转了好几天，还是舍不得下剪刀。趁我不在家，爱人索性用绳子把它们捆起来。看到“绿光棍们”被五花大绑，我急急地解了丝带——花如人，绑住手脚多难受。但绿玉树竟从此低调，向内长，而不敢外扩了。

因为花语是“勇敢而恬静的爱”，爱人念叨起蓝雪花，我在网上买了一盆。旅居西双版纳的友人叮嘱：蓝雪花喜欢“大水、大太阳”，就把蓝雪花放在“花园”光线最佳处，天天大水浇灌。果然，蓝雪花如约开放，蓝得耀眼，妖娆。爱人举起相机，各个角度拍，说话的声调透着轻快。

家里的花也有舟车劳顿从外地请来的。某年十一，在老家早市见到盛开的太阳花，捧了一盆回来。一路上，车稍稍颠簸一下，都要大惊小怪地去看娇嫩的花们，掉一个小骨朵都心疼得要命。今年7月，爱人老家早市，一白发婆婆在烧鸡牛肉摊位间，面前摆着几盆天竺葵。本来已经走过去了，不舍那粉色花朵的质感，回头与老人攀谈。老人90岁了，素面白衫，花儿也侍候得爽快。捧了最喜欢的一盆回来，爱人说是“此次回故乡最开心的事。”

每天清晨，我起床的第一件事是“巡视花园”。初升的太阳照着，细细打量，花儿们与前一晚有了不同。天竺葵又开了一朵，绿光棍又凹了造型，紫罗兰毛茸茸的叶子下，两朵粉色捉迷藏的姿势变了……虽然没有太名贵的花，看它们赶着趟儿地开，也让人开心不已。

高悬于六楼阳台的小小“空中花园”，也有遗憾。有一些花无法在这儿安家，如西湖边星星点点的红梅、苏州河畔随风起舞的金桂银桂、春可赏花秋可解馋的桃李……我现在最惦记的是，童年里盛开的喇叭花。夜来香能来暂坐吗？最近，我对它们想得厉害。

养花可怡情，的确。有时，爱人在厨房做饭，我在阳台伴花，你一言我一语地闲聊着，一些不开心烟消云散了。一天晚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到“花园”小坐，和花儿们聊了会儿，很快入梦。

新风霞在《花为媒》里唱：“花开四季皆应景，俱是天生地造成。”我不是幸运的江南女子，一年到头，行走街巷，就能看到不同的花开，我把一些花请回家里，与她们相伴，四季也多了色彩和牵挂。每次出远门，最惦记的就是家里的花儿。回来第一件事，站在门口喊“孩子们，爸爸妈妈回来了！”花儿们应该也想我了，不然，为啥每次回来，它们都轮番给我惊喜呢？去年十一，文竹开花了；今年秋天，蟹爪兰爆盆；一眨眼，昙花长到鼻尖儿那么高……

居室有“芳邻”，开窗迎接阳光的心情更急切，风儿的吹拂更温柔，婆婆的叶尖吟吟的，好像在说：“亲爱的话大声说，赶紧说，让花儿高兴；伤心的话不要说，别让花儿听见。”

因为花儿，日子多了那么多温柔。

又见了香涌

李英龙

在哈尔滨，不知是我们包围了丁香，还是丁香包围了我们。五月的丁香季，我总是情由心生，急于把黄巢的《不第后赋菊》后两句改咏成“冲天香阵透冰城，满城尽带丁香香。”

哈尔滨的丁香影影绰绰，许是春风最后一个光顾的使然，春天大腹便便，一副酩酊大醉的模样。或者春天一路小跑，丁香花一夜“爆燃”。

那一颗颗细如丁的丁香结，四片花瓣，由一个个长长的花冠筒托举着，束扎在一起的“丁香穗”犹如昂扬的高粱穗。几十上百朵丁香花冠敷在“丁香穗”的母体里，通过树干汲取大地的养分。所有的“丁香穗”全部出露于丁香的枝梢，在近似卵形、肾形或者圆形树叶的烘托下，沉浸式植于哈尔滨的各大园林、小区绿地、街路绿植、围墙两侧以及学校、医院、企事业单位的庭院中。

149万株丁香树生长在哈尔滨这个大家庭。时下，湿润细腻的春风里，站在阳台往下看，推开单元门向前看，丁香穗或紫或蓝或粉或白或复合的色彩扑面而来。丁香花不像早春的杏花、樱花、蜡梅、迎春、连翘、梨花等光秃秃的一树花束，它花叶扶疏，盈盈满满，肥厚的绿叶衬托花穗的饱满，释放的香气一下子钻进你的鼻翼，通过肺叶沁入心脾。

丁香属于落叶灌木，极个别的丁香，如暴马丁香可长成小乔木状。丁香在我国由来已久，早在唐代《酉阳杂俎》记载，紫丁香出自河南洛阳。晚唐时期的杜甫凭“丁香体柔弱，乱结枝犹垫”留下了丁香早期的诗句。除野生丁香外，人工栽培的丁香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，丁香因此博得各个朝代诗人和学者的广泛吟咏。因丁香花纤弱，人们将幽怨、愁绪和柔弱赋予丁香，其代表作有唐代李商隐的“芭蕉不解丁香结，同向春风各自愁”以及戴望舒的《雨巷》等。暴马丁香花繁凝练，气质高贵，体现出丁香的清雅舒展和自在高洁的特点。白丁香洁白如玉，似雪如瀑，王国维笔下的“西窗白，纷纷凉月，一院丁香雪”，映射出丁香冬与冰雪为伴，不计土壤得失，无畏环境优劣以及顽强不息的北方属性。

花的世界色彩缤纷，在灌木花卉的家族里，丁香花虽缺少牡丹花的雍容华贵，不及月季花的妖娆妩媚，但它以繁密的花冠、朴素的花叶、冗长的花期，给一个城市梳妆打扮，送来春天最繁华的景象，叫最北方的省会城市也能感受南方春天的芬芳艳丽。

全世界上有30个野生丁香物种，因我国丁香起源早，拥有22个物种，广泛分布在黄河以北的西南、华北和东北地区。哈尔滨早在1988年就引进了丁香花种入市花，经过园林部门半个多世纪的辛勤栽培，哈尔滨以13个丁香种类，成为我国拥有丁香物种和数量最全最多的城市。

源自供暖期的漫长，哈尔滨人对花草



草格外怜爱，当一年中的五月不负众望，满大街满庭院涌动着丁香花的香气，这时候，丁香花可能不在你转身抬眸的视野里，但它定会拥依在挺拔的榆树下，静默在角落里。丁香除了可以用于绿化、当景观树外，它更多成为人们看家护院的树。丁香不挑剔环境和土壤，无论长在哪里，都阻止不了它开花，也阻止不了它郁郁葱葱，哈尔滨人把这种植物的花香称为“哈尔滨的香气”。

哈尔滨众多的名园老街，见证城市发展脉络与时光流变的丁香，树龄动辄几十年，多则逾百年。尚有五棵百年丁香像五位世纪老人分布在兆麟公园、太阳岛公园、和平街和市政府第一幼儿园园园内，它们碗口粗的树干遒劲苍古，蓬勃的枝干看似龙钟老态，但生命力依然不逊，花穗里的花冠盎然怒放，散发的沁心带着悠远的历史感。松花江南岸坝堤的斯大林公园，香坊区的民生路、道里区兆麟街双向车道的中间绿化带等等，均生长着枝繁叶茂树龄不短的丁香树，树干虽虬曲但苍劲，偌大的树冠，盛开的紫丁香，白丁香，暴马丁香瀑布一般，既像薰衣草花海，又似冬季的雪花纷扰天幕，是人们轻松欣赏了丁香的最佳时段。

除此之外，群力的丁香公园，香坊的丁香科技博览园，平房的天池丁香园和百利丁香园，四座丁香公园把你拉近13个丁香品种的花卉里。还有各个区公开开放的休闲公园，如道里区的兆麟公园、建国公园，道外区的古梨园、靖宇公园，香坊区的植物园、尚志公园，南岗区的儿童公园、清滨公园等等，无一不是各种各色丁香竞相盛开的地方。大朵的花穗，轻盈的花絮，将基因里的浅紫、深紫、浓紫、蓝紫等色彩演绎得淋漓尽致，将花冠里的浅粉、桃粉、鲑粉、玫瑰粉、艳粉等色泽渲染得五彩缤纷，将枝干里的雪白、纯白、奶白、银白、绿白等色系注得层次分明，还有蓝色、黄色等衍生的复合色，都一应俱全。

哈尔滨冬有冰雪节，夏有音乐节，迟来的春天送来满城丁香的艳丽与芬芳。丁香与哈尔滨一同历经瑟瑟寒风，一同隐忍漫漫寒冬，又一同面对冰雪消融。冬季历练了丁香的卧薪尝胆，积雪沉淀了丁香的内敛沉稳，枝体里的那份坚韧又不失丁香的个性张扬和泼辣，一经绽放，花香四溢，一经绽放，多日不凋，契合了哈尔滨人执着热情、坚韧不拔的秉性。



《风姿绰约》中国画 荆桂秋